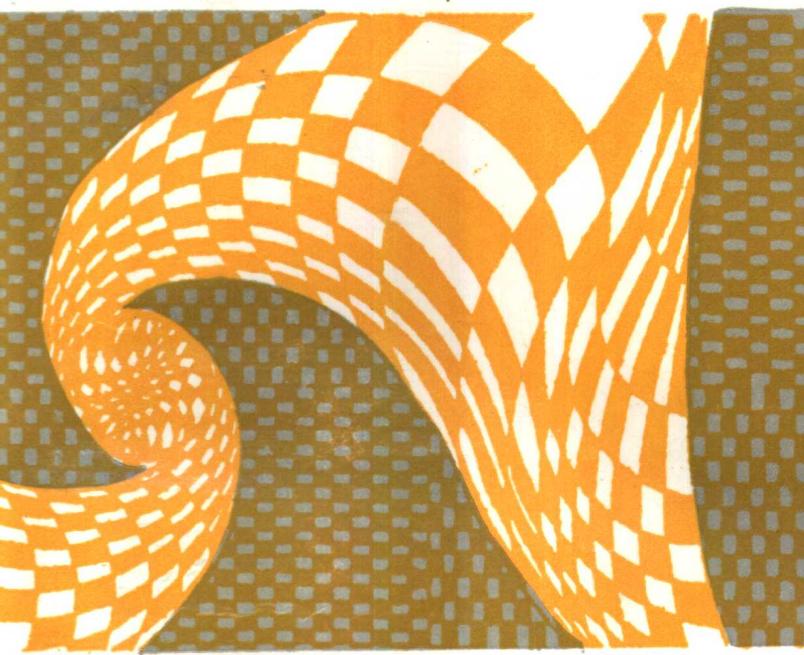


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评论精选



长篇的辉煌

(1977—1988)

蔡葵 韩瑞亭 编

人生的道路

——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洁浪）

英雄人民和人民英雄的壮丽颂歌

——读《东方》（张炯）

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茅盾）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关于《将军吟》（康濯）

这是一颗多么耀眼的流星

——《冬天里的春天》（陈美兰）

《芙蓉镇》人物谈（冯立三、秦晋）

蝉蜕时期的痛苦和希望

——评《沉重的翅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评论精选

长篇的辉煌

(1977—1988)

蔡葵 韩瑞亭 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204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篇的辉煌：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评论精选/蔡葵，韩瑞亭编。-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ISBN 7-5302-0330-4

I . 长… II . ①蔡 … ②韩… III . ①小说-文学评论-中国-现代 ②文学评论-小说-中国-现代 IV . I207.42

长篇的辉煌

——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评论精选

蔡 葵 韩瑞亭 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10.375 印张 233000 字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

ISBN 7-5302-0330-4/I·316

定 价：7.60 元

前　　言

为文学界和社会公众所瞩目的“茅盾文学奖”评奖活动，从八十年代初至今已举办了三届，绵延十多年。这期间，我国社会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推动下，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尤其近年来，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兴起，社会群众的文化心态似乎也在产生某种变异。商业文化正雄心勃勃地侵入神圣的文学殿堂，市场对文人的吸引，金钱对艺术的诱惑，迫使仍然踞守文学领地的人士不得不面对冲击和挑战，不能不承受清寒与寂寞的煎熬。文学固然是时代生活的精神反射，但它毕竟不同于时令鲜果，却是开放在人类心灵里不败的花朵。社会经济的发展决然不应给文学布下陷阱，而将为文学开拓自由驰骋的天地。短视的功利打算无疑于文学的自戕。文学事业恐怕要在战胜来自内部和外界的种种名利欲的诱引与束缚后方可健全发展。所幸的是，仍有许多心智澄明的文学之士，在喧嚣浮躁的尘壤中默默地耕耘，不竭地攀登文学的重重峰峦。理应为这些寂寥的敬业者送去一声壮行的呐喊，理应为关爱、企盼民族文学果实繁茂丰腴的社会读者提供一点不乏希望的信息。这是我们决定编选这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评论选集的初衷。

“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先驱者之一茅盾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十分关注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不遗余力地为扶植文学

生力军的成长壮大而耗费心血。他在临终之前捐出数量可观的稿酬，作为优秀长篇小说的奖励基金。“茅盾文学奖”的设立，正是遵照茅盾先生的遗愿而力行的我国文学界的一个创举，体现了这位文学巨匠对于发展我国长篇小说的关注与厚望。茅盾先生如此看重长篇小说，恐怕并非属于情有独钟的偏爱，而是基于推动整个文学创作、提高民族文学品位的富有远见的选择。长篇小说这种形式，在各类文学体裁里虽属出现较晚的一种，但它在自身的发展演化进程中逐渐显露出其特长与优势。它的大容量，高密度，宽广的时空范围，自由洒脱的描述方式等形式因素，使得它可以概括和包纳纷繁驳杂的时代生活内容，塑造众多的人物形象，并且蕴涵着较大的思想意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变迁和生活的走向。左拉、巴尔扎克等将长篇小说视为“时代的武器”、“民族的秘史”，正是看到了这种形式在反映时代、揭示生活方面的特殊优势。长篇小说这种形式，对于作家的生活积累、思想和艺术素质及语言功力的综合性要求是严苛的、高标准的，优秀的长篇小说不但可以被当作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而且能代表某一时代的文学的最高成就。正因如此，判断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成熟程度，往往以长篇小说所已达到的水平为重要标志。

我国的长篇小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曾有过一度繁荣发展的时期，以《保卫延安》、《红岩》、《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等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品，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传统，吸收和借鉴了国外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在艺术内容与表现形式上呈现出崭新面貌，显示了一派激扬流丽的雄健风姿。这批长篇小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十多年来尤为显著的文学实绩，在国内外产生过广泛影响，它们对于整个新中国文学的带

动和推进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十年“文革”不仅阻断了长篇小说的这种充满希望的发展势头，更带来毁坏，带来沉沦。浩劫过去，万物复苏。进入新时期以后，我国文学承受着时代变革的催动，更以新的姿态、新的阵容向变革的时代进军。仅从1977年到1988年这十二年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达一千多部，数量之丰，思想艺术品貌之斑斓，较之建国后十多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有了长足的进展。“茅盾文学奖”的设立以及连续三届的评奖活动，无疑是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显赫成就的盛大检阅。从上千部作品中评选出的16部获奖作品，则不仅代表了这十多年里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趋向和时代特征，而且呈现出较之以前的长篇小说艺术远为丰富多样的宽广天地。

文学与时代的联系始终是文学获得存在价值和具有生命力的奥秘，同时又是判别不同历史范畴文学品貌的重要标识。正像我国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作为刚刚逝去的革命战争岁月和刚刚展开的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回声与反射一样，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作为时代生活的回声与反射，则充注着对刚刚过去的历史浩劫沉郁的反思，对刚刚跨入的改革开放时代急切的共鸣。在“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像《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将军吟》《芙蓉镇》《冬天里的春天》等作品，就是在刚刚成为历史的十年内乱那一段噩梦般的岁月里郁结而成的。小说作家们和人民群众一起经历了那个充满大劫大难的年代，在苦痛的折磨与沉默的反抗中度过历史的劫难，在欢乐和泪水、歌声和呻吟中走出生活的炼狱。深广的忧愤和沉郁的激情催动了他们的艺术胎儿的成熟。这些作品以不同的艺术视角展现了那个特殊年代荒诞不经的生活现实，从城市到农村、从乡镇到军营，到处是善恶颠倒、人妖不分的扭曲世态，从老干部到将军乃至普通的老农和柔弱的妇女，人人被卷入一夕数惊的厄运的漩涡。

这一幅幅陷入极度动荡、纷乱、破败的社会景象，这些处于社会上层和底层的人们所遭受的“左”的思潮的荼毒和伤害，以及他们的觉醒和抗争，作为那个特殊年代社会生活的真实投影，具有较大的认识价值和深刻的反思意味。它们对于十年动乱中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思考，对于五十年代后期特别是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政治生活失衡与极左思潮泛滥危及国计民生的教训的揭示，乃是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初拨乱反正的时代产物。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长篇小说那粗大的触须也开始伸向变革生活的土壤，灵敏地感应着社会变革的生活脉象。《沉重的翅膀》、《都市风流》等作品，以发生在工业领导部门试行企业管理改制和某都市的市政工程建设中的故事，展现新旧体制交替与新旧观念易位的曲折复杂历程。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发展迟缓的国度，急切需要改变原有的经济、政治体制以解放生产力，然而当改革一旦来临时却遇到种种强大的阻力，勇于变革的人们将不得不背负各类有形或无形的沉重包袱艰难地起飞。这些小说对于社会变革的艺术反映的特色和力度，或许在于它们写出了这场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艰巨性。而《平凡的世界》、《钟鼓楼》等作品，则以城乡社会里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和人生道路的变化更移，折射出时代变革给予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显著影响。总之，以这批获奖作品为代表的新时期长篇小说，追踪着历史运行的足迹，应和着人民群众在时代变革中的心声，以现实主义艺术的特有魅力，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同整个新时期文学一样，在十年动乱结束后的复苏和发展进程中，挣脱和克服“左”的思想的桎梏和影响，从艺术观念到艺术实践上发生了更新变异。由于艺术思想的解放，对多年来存在的某些艺术戒律与禁区的冲击和

突破，为新时期文学营造了活跃发展的契机。从“茅盾文学奖”的不少获奖作品中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已在作家们手中普遍得到恢复和高扬，障碍着作家创作的现实主义深度的某些僵化理念和禁忌逐渐被排除于艺术之外。既然艺术是作为现实在其全部真实性上的再现，那么，作家对于社会生活以及现实中的人的观察和表现，就首先必须把握其全部的真实性，以便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去反映呈现着复杂形态的真实生活。不少作品无论对社会生活的描写或是对人物的塑造，以往那种经过删削简化、单向单维式的真实性消失了，而代之以不作刻意讳饰、保持生活原色的严整的真实性。描写黄泛区农民离乱生活的《黄河东流去》，不但着重揭示了旧中国农民刻苦忍耐的顽强生存能力，风雨同舟的团聚力，以及在爱情、亲情、乡情方面显露出来的优秀道德品质，同时又毫不掩饰他们身上那些落后的愚昧的封建意识等因袭的精神负担，这些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有机地融汇于一个个旧中国农民的形象血肉之中。反映革命战争生活的《东方》和《第二个太阳》，在描写人民军队无坚不摧的顽强战斗精神的同时，也敢于揭露尖锐的内部矛盾以及个别蜕化分子的丑行；对于英雄战士以至高级将领的个人生活描写，则并不回避人物感情生活的弱点和失误，或者不惮于在欢庆胜利的氛围中点染失亲之痛的悲凉。李准在谈到《黄河东流去》的创作中艺术观念的变化时说，“在这本小说的人物描写上，我也作了一些探索。那就是‘生活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决不再拔高或故意压低人物。”“在这本小说里，几乎看不到‘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了。但他们都是真实的人，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还有缺点和传统习惯的烙印，但这不是我故意写的，因为生活中就是那样的。”李准的这番话，很能表达许多作家在认识和表现生活真实方面的一次思想的解放，一种辩证唯物主

义的艺术真实观的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真正实现了向现实主义艺术的回归。

艺术观念的嬗变，为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开拓了自由创造的天地。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发展，结构艺术与表现手法的不断丰富和更新，使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呈现出缤纷多彩的艺术面貌。即以“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而言，从题材到主题、内容与形式、风格及语言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同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已不可同日而语。不少作家受惠于开放政策和中外文化的交流，在研习民族艺术形式的同时，吸取和借鉴外来艺术的良方，较大地丰富了艺术表现能力。即使有些传统型的作家，亦在保持自己创作的民族化特色的基础上，积极接受现代艺术的合理成分，以更新自己的创作面貌。《李自成》《少年天子》《金瓯缺》等历史小说的佳作，则为新时期长篇小说领域添加了一枝奇葩。这类氤氲着历史文化精神与民族民俗生活底蕴的小说，作为接通传统与当代艺术的渠道，将对发展和提高我国长篇小说发挥积极影响。

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日趋繁荣，促进了有关长篇小说的评论和研究的活跃发展。许多作家、评论家和理论研究工作者，密切关注长篇小说创作的动态和成果，及时地给予长篇新作以批评和扶植，对长篇小说创作的实践与理论问题亦不断有综合研究及专题探讨。这些方面的评论文章与专著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为建国以来文学界所少见。理论批评的活跃，显然是推进长篇小说创作的可靠助力，同时也提升了广大读者对长篇小说的阅读兴致与观赏能力。理论批评和创作的相互促进，必然为长篇小说的进一步繁荣创造良好的氛围。

出于为发展我国长篇小说做一点切实工作的愿望，我们两人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着手编选了这本书。“茅盾文学奖”的

评奖已历三届，不少有关获奖作品的评论文章散见于各种报刊，我们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挑选了一些，以便为文学界的朋友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份了解和研究这项文学大奖情况的资料。这本书的编选体例，采取每部获奖作品选一篇作家谈创作的文字和一篇较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另附作家小传及作品梗概，文章的排列则按已公布的获奖顺序。因为本书篇幅的关系，获荣誉奖的两部作品未选相应的评论文章。入选评论文章，为了避免论者的重复，故某一位批评家只能选其一篇，而好文章不少，遗珠之憾在所难免。这里还应该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他们在出版业艰难之际，为了繁荣文学事业，不计功利，毅然决定出版本书，令人钦佩和感激！由于时间匆迫，这本书的编选可能有疏漏谬误之处，期待海内方家批评指教。

蔡葵 韩瑞亭

1993年10月于京城

目 录

前 言 蔡 葵 韩瑞亭(1)

第一届 (1977—1981)

人生的道路

——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洁 淇(1)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创作之初 周克芹(15)

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故事简介 (23)

英雄人民和人民英雄的壮丽颂歌

——读《东方》 张 炯(24)
我是怎样写《东方》的 魏 巍(44)
附：《东方》故事简介 (56)
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茅 盾(58)
关于《李自成》的书简 姚雪垠(68)

附：《李自成》(第二卷)故事简介.....(86)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略论莫应丰的创作.....康濯(88)
关于《将军吟》的创作.....莫应丰(97)
附：《将军吟》故事简介.....(102)
这是一颗多么耀眼的流星
——关于《冬天里的春天》中芦花的形象致友人...陈美兰(103)
我的歌
——谈《冬天里的春天》的写作.....李国文(115)
附：《冬天里的春天》故事简介.....(122)
《芙蓉镇》人物谈.....冯立三 秦晋(123)
闲话《芙蓉镇》
——兼答读者问.....古华(131)
附：《芙蓉镇》故事简介.....(140)

第二届(1982—1984)

重读《黄河东流去》 张光年(141)
 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 李準(146)

附:《黄河东流去》故事简介 (154)

蝉蜕时期的痛苦和希望

——评《沉重的翅膀》修改本 曾镇南(156)
 我为什么写《沉重的翅膀》? 张洁(162)

附:《沉重的翅膀》故事简介 (167)

京华市民生活的交响乐章

——读《钟鼓楼》 张钟(169)
 我写《钟鼓楼》 刘心武(176)

附:《钟鼓楼》故事简介 (185)

第三届 (1985—1988)

不平静的潜流

- 评《平凡的世界》 王 愚(187)
早晨从中午开始 路 遥(195)
附：《平凡的世界》故事简介 (218)
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
—— «少年天子»沉思录 雷 达(220)
路漫漫其修远兮 凌 力(249)
附：《少年天子》故事简介 (261)
“先行官”的改革与改革的“先行官”
—— 读《都市风流》 温小钰(263)
关于长篇小说《都市风流》的创作
—— 答某杂志记者 孙 力 余小惠(269)
附：《都市风流》故事简介 (274)
历史的新生
—— «第二个太阳»简评 张志忠(276)
病中答问 刘白羽(284)
附：《第二个太阳》故事简介 (290)
致《穆斯林的葬礼》的作者 陈荒煤(292)
《穆斯林的葬礼》后记 霍 达(296)
附：《穆斯林的葬礼》故事简介 (302)

- 萧克将军与责任编辑的对话 董保存整理(304)
给巴黎的一封信
—— «金瓯缺»书简 徐兴业(308)
附：历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名单 (320)

人生的道路

——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洁 汝

—

人生的路途大约是不顺意的居多。生活波折的大小有不同，但人在生活中总要经受它，这大概是人生的常事。我们的文学写人生的坎坷，大抵总是会赢得人们的赞叹、眼泪等等最激动的感情的。过去的文学写了旧时代的人生，像《祝福》中的祥林嫂，《春蚕》里的老通宝，《二月》中的文嫂，《石青嫂子》的主人公等等，一想起这些人物的凄惶的身世，总不禁令人热泪盈眶，对旧时代产生出一种绝望的情绪来。旧时代对这些人是不会带来什么希望的，吃人的社会不会让他们活下去。过去的那些文学，在诅咒和葬送旧时代这一点上，实在是给人们带来十分坚实的信念。不妨认为，自有文学创作以来，它与描绘人生的苦难结了不解之缘，因此过去有所谓“穷愁之言易好，欢愉之辞难工”之说，人世间的不公正，人生坎坷的主题，古往今来一直是扣人心弦的艺术奥秘。

不过，而今我们的时代不同了，我们的时代是人民自己的，作家写新社会的人生，自然是要写出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来。但是，历史的前进从来不走直线，有曲折，有崎岖，也有

苦难，这就会给人们带来各各不同的命运。我们的文学走了三十年的路程，但是文学作品真正触及人生曲折这个领域的似乎还不多，这几年开始看到了这一点，近三年多来写人生坎坷的作品就有不少。高尔基虽然死得较早，但是他敏锐地看到了在新社会“人们在许多世纪以来所养成的习惯也不是很快就会消失的”。“卑鄙勾当、丑恶行径、恬不知耻、流氓习气和各种肆无忌惮的蛮横，在我国也像在‘文明的’欧洲一样根深蒂固”。①卢那察尔斯基作了补充：“社会主义悲剧能不能存在呢”？“不仅能够存在，而且应该存在”。“在我们今天，悲剧性的因素也没有消除，因为牺牲不仅依然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②说得很对，社会主义的人生坎坷就从这里开始，社会主义的天地，还有着人间悲喜的不同故事，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悲剧又是那么的众多。我们如果没有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和十年浩劫的经历，将不会认识到这一点。生活的教导使人们聪明起来，人们经历了那些想象不到的人生路程，生活是如此的无情，既然生活昭示着我们人生的道路，那么就应该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写。强颜欢笑的不是文学，只有对生活不加粉饰的、真实的描写，才称得起是现实主义文学。

如今谈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便是一部值得称道的作品。从许茂一家的生活动荡中，写出了这两代人的悲欢离合，写得真切动人，也真的揭示了给人领悟不尽的人生真谛。一个深刻的社会主题并不都需要从大场面中去宣示出来，要观察一株大树茂盛的由来，只有在根部的细茎处才能寻求它发荣的底蕴。一个农村社员家庭，一家十口人，在生活的道路上走着不同的路，各人对生活也持着各自不同的态度，遭遇着不同的命运。读这部书，可以让人在故事中引起万千思绪，随着小说所开发的生活河流，使你游弋到思考人生的洄流中去。

小说的画面写了十年浩劫期间的农村一角，然而这一角，却是报告了那些年代中变幻起伏的时势。社会主义的农村出现这些光怪陆离的事情，与人民的本意是违反的。曾经是合作化以来一直是积极分子的老农许茂，随着十年的浩劫竟漂流得如此潦倒，他孤独，他暴躁，他痛苦，看不见幸福的前景。生活的苦难弄得他无法生存下去，只得在自留地上苦心经营。一个劳动者走上自己不愿意走的路，都是生活所逼出来的。他的儿辈，尽管都是女儿，但有的命运不济，有的在生活的激流下徜徉飘忽，有的在开始摸索自己要走的路。这些都使这个老人操心和忧虑，竟至摆脱不开。特别是四姐秀云的遭际，在人生路上走着崎岖小道，在受人欺侮、诬陷，家人不谅解的空气下，过着孤凄而不能自持的生活。大女婿金东水下台后，一家便从此潦倒。七女许贞入世未深，爱慕虚荣，彷徨于生活的路口。如此等等。大约可看到，农村的生活跟着十年浩劫的冲击，有一种下沉之感。总之，看起来小说的画面似乎阴暗的居多，但是这却是真实的写照。倘若要把这些生活图景硬去同欢快的情绪调和起来，只怕是很滑稽的了。生活既然是这样的，就这样写罢，回避生活的真实，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所不屑为的。作家只有对生活作敏锐的观察，把生活中的万千景象作现实主义的描写，按照生活发展的规律去摹写现实，看出生活中最主要的因素和人们所要追求的东西，那末，大致也就能描画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动的生活面貌了。

看来作者对纷繁的生活现象有个成竹在胸的布局。从1975年那个年代看，金东水那样刚正不阿的基层干部自然会遭到厄运，秀云的悲惨际遇在那时也是合乎事实的，许茂这个中农的孤独、私利、冷酷的性格的造成，也并非与世道无关。但这些人生中的迂回曲折的流水，它并不静止，它总要汇合到浩荡的

江河中去。所以，写生活中的阴暗面，并不应该回避，不独过去的年代有，以后也会有。生活中矛盾的存在是永恒的，问题在于作家在看待现实中种种生活现象时，应该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在五十年代，我们曾因为忌讳生活中的浊流，对艺术的现实主义有过不公正的干涉。无比生动的生活现象，本来都是文学描写的对象，经过艺术的熔铸，更可以显出社会主义文学的生动活泼的精神。但是这时候我们的文学停步了。把丰富的生活几乎设置在一个模型里面，从实质上看，这是一种反现实主义的思潮。突破这一樊篱，是近几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创作中的一大成就。但也要看到，如今出现着另一种与现实主义精神截然不同的创作态度，有的作品塞满了生活中的阴暗事物，看起来是“揭露”，实际上是远离着生活的真实性。因为生活中的丑恶事物和生活中的崇高精神是同时存在的，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总是在揭露生活中的矛盾的同时，探索和追求着崇高的东西。倘以为只是以揭露丑恶为目的，那末文学将丧失它的本来意义，首先将丧失它的美学意义。例如有人批评过的小说《调动》，描写一个干部的工作调动事，以礼物作为“爆破”手段，凡触及的，无一不着，但最后未着的，竟共谋做了一笔最肮脏的交易。集一切丑事秽闻之大成，是违反了生活的真实的。把生活说成全是坏事，这就不真实；说我们生活中有坏事，但这坏事终于要消亡，因为它违反人民的意志和生活发展的规律，这是真实的。对生活看作漆黑一团以至抱着绝望的态度，这种观察之所以不真实，因为这样的作者看不到我们的生活中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它充满着力量，它可以战胜那些为人们所不齿的丑恶事物。文艺既然是属于社会的，它必须虑及到社会影响，必须顾及到它告诉人们要什么和不要什么，文学